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三吳水考卷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周元良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檢討<sub>臣</sub>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sub>臣</sub>沈清藻

謄錄監生<sub>臣</sub>宋大樽

欽定四庫全書

三吳水考卷九

明張內蘊周大韶撰

水議考

編脩王同祖工計議

夫治田治水皆有成法論之詳矣然所以興事而脩功者則未免動工役以勞民出計費以傷財財者上之所惜孰肯捐不貲之費以興難必之功勞者民之所

不欲使民荷鍤操鎌胼手胝足驅而置諸於江海陂澤之間棄其營業離其室家上有暴露之苦下有督責之勤其不樂於趨赴亦已明矣是以凡有興脩率皆因循而不舉苟簡而不備以至廢墜日甚灾患日深然猶上下相安幸其無事歲復一歲支吾目前未有能為國家根本之慮者遂至大患洊仍莫能拯救深可嘆也昔禹之治水也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其工役遍寰宇而人不以為勞計費傾海嶽而

財不以為困何也其所以使之者以佚所以用之者  
有時也今之震澤不過九澤之一今之揚州不過九  
州之一今之三吳不過揚州一隅之地耳而議者輒  
以役大而費重難於施工夫果難也其視禹之時為  
何如其視禹平洪水鑿龍門疏九河為何如今工計  
之需不及禹時萬分之一而猶以為難忍坐視斯民  
之墊溺而不一援手其亦不思之甚矣然工役計費  
二事常相須計費足則工役舉故今之言治農田水

利者莫急於量財范文正公嘗計出納之費以為蘇州歲納苗米三十四萬石官司之糴又不下數百萬石豐穰之春役萬人日食三升一月而罷用米萬五千石耳量此之出較彼之入孰謂費軍食哉郊廩所謂制役而不勞量財而不虐足以益國賦其論尤切今日之事就以利為言則國家財賦皆仰給東南運河千里軸輻相銜太倉萬間廩積相望所須以供億軍國者胥此焉出乃獨享其利而不知所以利之可

乎且一值饑饉下詔蠲除不過免其存留折色等項  
無碍錢糧而於漕運正額顆粒無損雖遇全荒尚復  
熟三分以補運額則東南之民其裨益於國家亦厚  
且勤矣又焉可坐視其被害而不思所以去之乎為  
今之計當制其工役之期量其計費之出使不重損  
於公不厚困於民則可矣何也蓋工役之舉歲歲興  
脩則繁而難行數歲不治則廢而難葺故必相其工  
之大小而為之制開江濬浦以十年為率疏決涇港

築圩治堰歲歲脩補或間歲一葺則工役不繁而民  
不以為勞矣計費之出盡仰於公則上告乏悉取於  
民則下不堪故必量其費之多寡而為之制若開江  
濬浦疏通涇瀆之大者則官為之區畫其築圩脩堰  
及疏決涇港之小者則取諸食利佃作之家如此則  
不煩於公而不傷於民矣然古者使民之時歲必於  
農隙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至於興大事脩大功者  
則未嘗以此為限故五代錢氏據有江南特設撩清



之卒宋時於平江之崑山常熟吳江各置開江指揮以兵士隸之遇江浦淤塞則以時開濬蓋役有所專不妨於農也易世之後此法盡廢不可復矣至於我朝自永樂間夏忠靖公治水以至於嘉靖改元率十餘年或五六年而一大舉每舉則役夫多至十餘萬少亦不下數萬而其為費亦動以數十萬計其役夫之法或論田出夫或每里助役或富民雇募或糧長編僉其出銀之法或取於船料或取於餘鹽或取丁

田或取贓罰東移西補艱難百端公私並費不一而足弘治間舉人秦慶奏請設淘河夫以為經久宣防之法主事姚文灝奏設導河夫於均徭定撥至今各縣皆徵導河夫銀然名存實亡視為不急之務其已徵在官者為有司別項應急支銷而導河夫不復雇募矣沿襲既久因循廢弛無畫一之法昧經制之宜是焉足以興大事建大功也耶今東南江浦經嘉靖改元開濬之後至於今已十餘年矣其間瀕江沿海

之區未免沙漲淤積語具治水考中事宜預加脩葺  
毋使積久患滋也方今聖天子勵精圖治加意元元  
每遇災傷必厪宵旰之憂屢下寬貸之詔所以惠東  
南之民者不為不渥也然於東南水利之事廷臣或  
未能盡知或知之而未能進言或言之而未能懇切  
或雖懇切而未詳究其確然可興可革之跡重以司  
國計者或惜乎財用而以建白為未可行任撫巡者  
或艱於措辦而以力役為未易舉是以下情不能上

達小民雖沾一時之惠而未被無窮之澤良可憫也  
令開江濬浦工計最為浩大其制役之法固用民之  
力矣愚以為不若倣錢氏撩清之卒宋世開江之兵  
而為之定制則役有所專可久而不廢也竊見東南  
衛所以濱江帶湖者衛則有蘇州衛太倉衛鎮海衛  
金山衛所則有湖州守禦千戶所吳淞江守禦千戶  
所其軍士雖殘廢之餘亦不下萬人可制為撩清開  
江者也或曰衛所之設所以守備要害以衛民者也

况乎沿海邊衛不時有警安可役以開江濬浦哉是  
不然古者兵農一道後世始分而為二兵以衛民  
以養兵其來舊矣今江海之區一遇盜賊生發輒以  
民兵當其鋒軍士惟堅壁城守而已是民不特養兵  
亦衛兵矣獨不可使為民所乎東南之地雖曰沿海  
然亦無他盜賊惟濱海之民時或興販私鹽急之則  
或轉而為盜緩之則為良民矣是盜賊非所虞也且  
須免其運糧之差令專於本衛所分番迭休有事則

使之禦備無事則督以開江開江之時少而在衛所之日多則亦何嘗廢武備哉又於沿江沿浦要害之所或三四里或五六里置為鋪舍若運河淺澁募民之壯健者每鋪或五人或十人給以導河夫銀且視有附近荒田令其開墾官給耕具種穀使有世業可守而居也一遇江浦沙漲停積隨即併工開挑不令積久淤塞如此行之既久江浦永無淤塞之患矣若夫計費之需前所言東移西補艱難百端者是也今

若制為定法以時興脩不至大壞則財亦易辦設遇  
大興力役之年貲費告竭須明白開陳以請於上或  
出內帑之積或減漕糧之耗以充之亦庶幾可紓東  
南之患矣或者曰內帑之積安可出漕運之耗安可  
減是又不然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未有府庫財非其  
財者也夫使水不為患歲歲豐稔其充內帑之積者  
多矣運米耗贈固不可減然能因時制宜或折銀解  
運如嘉靖十年恩詔準銀事例則耗贈所省亦當數

十萬矣夫是二者皆令之所難上有聖君賢相又內而司國計者視國事如家事外而任撫巡者以民心為己心則未有不成者矣

知湖州府張鐸溝洫志

其畧曰凡湖州之水太湖最大實則受水之壑也書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言震澤之水由三江以入海故底定而不為害也太史公謂於吳通渠三江五湖其震澤底定之時乎後漢桑欽叙水經於東南獨畧乃



謂南江自牛渚上桐柏過安吉歷長瀆出松江入海  
則謬亦甚矣豈其得於傳聞者之誤耶夫湖州居太  
湖之上流計惟導水以疾趨於太湖而已太湖受三  
吳諸郡之水浩瀚不可涯涘其底定也則有灌溉之  
利其氾濫也則有浸淫之患古之治者惟疏其源使  
水之入者有所分導其流使水之往者有所歸然後  
民得平土而食矣故置五堰於漂陽以殺宣歙九陽  
之水所以節其入也開百瀆於宜興置斗門於江陰

建千橋於吳江所以宣其出也單諤之論要不越此夫治水以為田也治田以防水也

云云見治田考

昔者錢氏

有國江南擅利數世亦惟仰給蘇湖秀三州而已當時上下盡心經理高田低田各有制水之法軍民勇於應募工直贍於支給必然為之又使名卿重臣專董其事又復七里為一縱浦十里為一橫塘深耕既種膏沃既成百餘年間僅有水災一二次即今涇淩溝瀆似亦錢氏之遺也我朝弘治中工部侍郎徐貫

奉命來治東南水患逾年而功畢乃上疏其畧曰臣  
惟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云云嗚呼貫  
之疏諤之上策也其為蘇湖慮詳矣舉而行之無難  
也

崑山知縣方豪水利議

吳之諸湖自太湖以下陽城為大則吐納之功多而  
疏濬之所宜先者湖雖一而實分為三自橫涇以西  
蓮花朵以東夷亭以北陽城村以南界於崑山長洲

之間者為東湖東蓮花朵陽城村西有石獅涇承天  
莊者為中湖官瀆在其南相城在其北承天莊在其  
東邢店港在其西者為西湖中湖為大而東湖次之  
西湖又次之人言湖廣七十里以豪計之殆不止此  
東湖通於中湖其最要者則蓮花陽城之間次則孫  
墓白龍庵之間又次則蓮花朵下營田之間今唯蓮  
花朵陽城村之間故道猶在餘皆漲為田蕩凡五頃  
有奇而漸成平陸矣中湖通於西湖其最要者則南

蛟茆塔之間今漲為田蕩者幾二頃而亦成平陸矣  
西湖通中湖之水唯官瀆最大今則瀆口亦有阻矣  
東湖去官塘止四五里其相通非一涇也近塘者雖  
通而近湖者亦多塞矣其他沿河之漲固皆足以為  
碍而東湖玄珠村之北漲幾五頃西湖陸墓塘之南  
漲幾三頃又其碍之大者也據豪愚見當先開孫墓  
白龍庵之間蓮花朵下營田之間南蛟茆塔之間使  
三湖各自相通次開官瀆口及官塘諸涇使諸水與

湖相通次開玄珠村陸墓塘之大漲次開沿湖之小漲以其土加岸使岸益高而又年設管湖之役俾其不時巡邏以防再侵而又月遣水利之官俾其躬自踏勘以防虛應庶乎水有吐納之地民無旱潦之憂上裨國賦下足民食而利可垂之永久矣

吳韶水利議

導河主潮沙之導滌制始於唐詳於吳越錢氏宋人承之故吳江常熟崑城下四指揮之設又有開江兵卒

撥隸開江指揮置營之舉元人法之乃有撩淺人夫  
專事修理之制蓋凡潮港通潮沙隨潮上潮退而沙  
日留積漸凝淤遂成沙漲令歲不闢明年不開畧與  
岸等故必設是人以主之時常撩探浮沙偶積即扶  
而去之其始不過一二人之力逮既成堽豈止百千  
其功謀其易而不謀其難甚善治法也其不以夫而  
以軍者蓋夫出於民恐妨農事軍則不耕不植有糧  
以贍其生為甲為伍有官以董其役分方撩滌得專

心於所事苟民夫應役動致紛紜雖有興事之人必俟文移輾轉坐費時日莫急其功前人之見殆有深意至我國朝此法遂廢每一興挑積數十年其在州縣雖有水利屬員不過四海九州之人驟官臨蒞莫識水土之宜不四五年且移官去有秩滿而不識河港何在者比比然也為今日計不若以此分隸於近衛之官軍則其人土著而功緒有所稽也且弘治年間主事姚公文灝嘗立法每縣於均徭項下辦解導



河夫銀若干兩銀既辦而河卒莫之導使即以此給之軍夫以代其給引辦價之役豈不兩便江南寡寇禍莫急於水災以此責之軍人理無不宜況唐宋時之舊制又昭然可知也

副使沈啓水考序畧

東南之水源者天目委者東海相距數百里間潏洄澎湃而值其中為吳江吳江邑也邑之西窪而廓如者為太湖承受源水之來邑之東紆而條如者為吳淞

導引委水之去太湖不能盡容也亞湖而為蕩為  
堰為漾為潭為坑為池者二百有奇皆翕受而分瀦  
太湖之不盡者吳淞江不能盡引也亞江而為川為  
瀆為溪為浦為河為港為渠為涇為淩為澮為浜為  
洪者千計有奇皆連絡而分洩江之不駛者也東南  
之區莫是窟焉故曰澤國而邑當夫交會之衝苟有  
小水囊納獨先諸他郡邑是以歲之豐凶民之利害  
國計之屈伸恒是乎先節宣之法孰茲為最故善觀

水者觀吳江思過半矣我明治水初責守令繼總撫  
臣小濤必除微堙必濬共享豐阜胥忘德恩久而守  
令弗遑從役添設倅丞撫臣難親細勞也添設工官  
或憲官於是撫偕郡邑各有所委水之利害不入於  
心矣官水者未必皆不舉職每或以節費汰冗疏而  
革之必待極潦大浸另請復設寒後索裘無救卒歲  
河清之俟能免胥溺也乎方革而設方設而革彼間  
設者客也暫差者寄也帶攝者他人之田也修節宣

之政以為豫遠之圖者誰歟無怪乎民逋日竄而督  
稅之使時遣而歲不能復命也嗚呼政修奚遣為哉  
議者猶罪天時而不察人政之未修墜久遐遺識無  
十一可憫也邇來湖承於源者賴堰壩之節也或崩  
或占奔潰日注而無掣江洩於海者在汀渚之決也  
或崔或葦淤滄日淺而不通猶之人口鼻浸灌不停  
膀胱室滯不洩胃腹能不脹蠱以致於斃者幾希矣

太僕寺丞歸有光水利議

吳地卑下水之所都為民利害尤劇治之者皆莫得其源委禹之故迹其廢久矣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瀦太湖湖州諸溪從天目山西北宣州諸山溪水所奔注而從吳江過甫里經華亭入青龍以入海蓋太湖之廣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有一路所謂吳淞江者顧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泥填淤反土之患湖田膏腴往往為民所圍占而與水爭尺寸之利所以淞江日隘議者不循其本沿流逐末取目前之小

快別濬浦港以求一時之利而淞江之勢日失所以沿至今日僅與支流無辨或至指大於股海口遂至堙塞此豈非治水之過歟蓋自宋揚州刺史始興王濬以淞江滄瀆壅噎不利從武康紵谿為渠滄直達於海穿鑿之端自此始夫以江之堙塞宜從其堙塞者而治之不此之務而別求他道所以治之愈力而失之愈遠也後世之論徒區區於三十六浦間或有及於淞江亦不過濬盤龍白鶴匯未見能曠然修禹

之跡者余以為治吳之水宜專力於淞江淞江既治則太湖之水東下而餘水不勞餘力矣由此言之則淞江獨承太湖之水故古書江湖通謂之笠澤要其源近不可比擬揚子江而深濶當與相雄長故獨治淞江則吳中必無水患而從其旁鈎引以溉田無不治之田矣 又曰旁江之民積占茭蘆指以告佃為名所納斗升之稅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吏胥隱沒官司少獲其利者宋時圍田皆有禁

約今姦民豪右占江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若責所占之人免追花利止令隨在開挑以復舊跡則官不費而姦有所懲矣

姚文灝河渠私議

其畧曰舊見毘陵志叙沿江諸港皆自外而內自下而上倒置源流不識水道江陰舊志亦然夫三吳水道皆西出於山瀦於澤東北注於江海何乃類云自大江而入南經某處即以諸港皆出於江而流入於漕



渠悖亦甚矣然觀其初似亦知諸港之不可以江為  
源故於黃田港夏港猶云北引江潮而入至於石頭  
蔡港而下遂畧去潮字直云自大江入矣可乎哉由  
僕觀之記黃田者當云東引長河西至九里河口折  
而北貫城中出黃田閘北入江舊志乃云北引江潮  
貫城南出折而西截蔡涇與夏港合流以達於漕渠  
記夏港者當云南引五瀉堰至青暘北止山塘河口  
折而東過茶鎮出蔡涇閘北入江舊志乃云北引江

潮南出蔡涇折而西過茶鎮截山塘又折而南歷青  
賜至五瀉堰以達於無錫且夏港自西南來出蔡涇  
而入江黃田自東南來貫縣城而入江二港相距九  
里各自入江昔人於其間鑿渠以通舟楫遂以九里  
名河舊志之記黃田乃舍其東南之源而假以西南  
之派且併吞九里又以上下各二閘若本為一港者  
彼豈知三水各有派而二閘本不相沿乎嘉定開河  
記云暨陽北大江其支港與河接者多置水門意謂

黃田夏港皆大江之支港也又云導河自城闔南出  
黃田西距五瀉大觀記亦云黃田港北引大江貫城  
中南出於郭邈迤截蔡涇又云昔人即港口為上閘  
又即蔡涇為下閘夫以黃田為上閘者謂水於此來  
也云導江水而南由黃田港距五瀉堰而為漕渠吁  
漕渠果江水之所為乎若是者支派混淆似宜刪去  
但存其廢置歲月可也最後得曹憲之說云江陰當  
運河下流其水自常州經申港利港以入於江又云

丹陽練湖白鶴溪諸水西自常州而來入於江陰其南太湖梁溪皆溢於運河自五瀉堰奔衝而下申利夏港以出於江可謂深明水道者矣

姚文灝九里河議

其畧曰東南諸河惟此易壅推原其故有三一曰黃田潮來自東而西蔡涇潮來自西而東交衝互激會趨斜涇湧滾泥沙積聚腰腹一曰濬起浮土堆積兩厓風雨淋洗漸復入河且河形曲隘厓勢高陡疏鑿既

深黃沙壁立復水之後遇沒輒崩少剝一隅便壅數丈一曰中吳地勢沿江有山為之包防近山土壤迤邐隆起山脉引帶生氣流通日漸增長如古之所謂息壤坐此三故人不之察以致此河湮廢今欲開挑各一二丈惟有才良吏為政久而得民深徐依原議以漸為之而又相度形便攻鑿河口別出蔡涇之南拒却蔡涇潮流不使東行以相衝鬪則百數十年流通可必而江陰之民亦或少息肩矣

工部侍郎徐貫治水奏

其畧曰竊見嘉湖常鎮水之上流蘇松水之下流上流不濬無以開其源下流不濬無以導其歸於是將吳江長橋一帶疏濬深濶導引太湖之水散入澱山陽城昆承等湖開吳淞江并大石趙屯等浦洩澱山湖水由吳淞江以達于海開白茆港并白魚洪鮎魚口等處洩昆承湖水以注于江開七浦鹽鐵等塘洩陽城湖水以達於海下流疏通不復壅塞開湖州之淩

涇洩天目諸山之水自西南入於太湖開常州之百  
瀆洩荆溪之水自西北入於太湖又開一十四瀆各  
斗門以洩運河之水由江陰以入江上流疏通不復  
堙滯

刑部主事張衍總論水利

其畧云一蘇湖之水為上流之下者嘉興松江之水為  
下流之下者宜在所先常州鎮江之水為上流之上  
者常熟平湖亦似之宜在所後其淞江為衆流之就

下澮口又為吳淞江之入海施功所當先者 一在  
元嘗有水監之官專理其事每年開挑各置水閘作  
大舟橫鐵帚隨風流行掃蕩沙漲此最良法其置閘  
每處一座以愚計之水閘之處當置水洞於兩傍置  
閘於中此亦前人經理有迹可見者也其吳淞江撩  
淺夫必用蘇州嘉興等衛不防海軍士及囚役之徒  
常時看守有淺則挑 一吳淞黃浦之入者皆大江  
之尾其水和淡鹹潮少入無害田稼故河在東北者



宜濬若邊南海則外灘低而鹹潮易入內地高而淡水不去故在南者不宜濬也 一秀州塘抵松江城西受湖泖之水今已淤淺其岸為官塘凡旱歲舟必涉淺不若自今冬取其塘中之土而為隄岸一年一濬誠為至要今乃仍取土於岸泥益深岸益孤而塘之淺自如也然疏鑿其塘宜列水洞以通西來之水如旱潦皆可開之蓋自楓涇至松江府不過泖橋滕港斜塘石湖塘跨塘通流若不置水洞則水之來處

甚大去處甚少不能去之速也 一凡小河曲港每  
年九月半為始皆令有田之家自行開濬如有豪戶  
阻占者令其一年一開其官河中川如畎澮者令附  
近人戶二年一開其大川責令有司申請別縣開之  
五年為率所開之泥停積兩岸者不許大戶取築房  
基止許小民挑修阡陌 一茭蘆宜於湖蕩之濱每  
年種之可以當白浪之衝岸又使小民之得魚令雖  
小河曲港多被大戶占種覓利一遇水旱則阻河道

大戶田在河口者車戽得所民田在中心者勺水無求此芟蘆之利與害也 一松江東鄉地高每年慮旱春雨方行作壩儲水一遇水旱田地俱荒莫若仰令有田之家十畝開池一畝百畝開池十畝既能救旱亦可畜魚 一松江東鄉懼旱宜堰水以種田西鄉懼潦宜作堰以截水然堰之外固阻外潦不能入堰之內其水何從而出蓋截水必在於水未長大之先當下椿作堰止留一河通舟既可禦水又能禦盜

泥土易取樁木易辦若臨時則費力多而功成少矣  
一泖湖之傍多有水滄田土旱則止見舊岸水則  
全為巨浸人戶逃絕每歲里甲賠糧此當奏聞議蠲  
其稅其勢豪傍湖積茭成田者當痛禁止蓋成田者  
多則蓄水者少橫潦之際何以容受一出水之口  
名曰水洞開閘多置木柵上則通行下則滯水合於  
府縣將官錢預收磚石積於附近專人督管觀其水  
通之處盡為水洞或磚或石圍砌為之不宜深厚旱

則通流水則泄閉不可以木為之不久則朽又不能  
無盜之者 一塘岸種樹上可以資行人之蔭下可  
以堅塘岸之脚必於農隙之時命水利耆老取水楊  
之枝用附近之夫每一丈而種一枝蓋水楊多鬚盤  
根則能護岸其餘不可用也附近田家舖舍朝暮視  
之如有損盜者治之以罪 一水利之興不能不費  
財用莫若令河泊所并新漲沙塗新開蕩田或官倉  
借米之息三者之中取而用之庶功可成而績可久

矣

上海布衣金處和言浚河築岸

其畧云浦塘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時浚之使深築之使固或天時亢旱雖不至於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令人往往於亢旱之際常使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興工又況浦塘河埭衆享其利若過冬時修築圩岸以障水疏浚溝渠以蓄水其利豈不博哉但近來役於官者當夫修治之際不為堅久

之謀徒勞民力畧無寸功今之治水必掄選通達水利者為區長造成文冊在官俾之經管每季終赴官考其勤怠如此則事克有成民得安生矣

論疏水種茭其畧云昔之君子論作堤疏水種茭三事誠為有見然種茭之事不可一例而言低鄉田岸狹小河港深濶湖泖蕩漾水面相接加之風波衝蕩擊損岸塍及夏雨之際全仗茭蒲障護岸塍若高鄉近於江海潮水出入賴以灌田况潮水之河淺狹必

一年一浚若亦種茭阻遏水利害民不細治水者當責令耆塘糧里將低鄉去處照舊種茭其高鄉潮水河溝每年秋間許各人戶將自己茭草連根起除毋容阻遏潮水

上海金藻論開河之法

曰開河之法疾流搔乘緩流撈剪涵流傳送浮沙推挽污泥盤弔平陸開挑搔乘之法用鐵為爬一爬三爪繫於桴筏遡流挽之搔動其沙而乘流遠去矣撈剪



之法用竹為筩一首兩尾鐵口篋腮舉其尾而開合之泥自剪入而撈起矣傳送之法先將兩岸高崖分為等級每級高五尺廣一丈六尺為路四尺為溝級級布人人人執器鋪以起土杙以調泥一遞一送無崎嶇陟降之勞而土可盡去矣推挽之法用木為車三橫九直橫方直圓以圓穿方橫長九尺五寸直長五尺下為齒上為柄四直長三尺下亦為齒二橫之上加以橫板廂其兩首五人執其柄而按推之兩旁

繫之以繩而前挽之則其泥推起而欄去矣若其沙太深不能容人則車之後添凳立人亦可盤吊之法用丈許小船放入污泥首尾繫索而盤吊之開挑之法無他在預先遠傳送而已又有順帶之法如丹陽運河兩岸高崖若以往來行舟量力順帶南至吳江等處增廣岸塍北至鎮江等處增廣埠頭亦是裒多益寡之術但慮議者以為遲鈍蓋此法功效日計不足而歲計有餘歲計不足而世計有餘患人不之用

耳如此則財無空費人無徒勞時無虛度河成而有  
級有溝岸崩有所承潦溢有所節雖遇驚濤驟雨亦  
難衝塞矣開江次序亦與開河同但要先將各處包  
帶積荒田地與夫沙塗水蕩却用長夫開以溝洫畫  
以疆界墾闢成功召人耕種抵足原租餘充閘費待  
至開江之時遇有所損之處即便以此償之如此則  
上不煩官下不損民中不害事而橫議自息矣蓋圩  
岸不高固小水尚可支持一逢大潦則與無岸者同

矣溝洫不深利小乾尚可接引一逢大旱則與無溝者同矣老農云種田先做岸種地先做溝此二句切中今時之病蓋高鄉花豆不收為無溝故也低鄉稻禾不收為無岸故也是故高鄉溝洫為急而圩岸次之低鄉圩岸為急而溝洫次之若其池塘潭沼又是高鄉急務大約有田一頃開澤數畝可以蓄水可以養魚圩岸高固雖有大潦必得小康溝洫深利雖有大旱亦無甚歎江湖通達開竇闢陂障周密雖千百

年可防旱澇然必圩岝溝洫池潭浦瀆悉以完備然後可以開江而置閘也凡開浦瀆亦是合據地方惟是三江閘竇湖堤海塘所關七郡利害必須合力共財而補助之也開江雖在開浦之後而源頭水口要害去處則不可緩置閘雖在開江之後而打石辦料募工給食則不可遲若乃湖隄海塘始則與圩岝同事終則與閘竇同功凡此皆次序中之節度也

編修王同祖治水議

曰東南為澤國三江五湖萬水所輳治之則為民利不治則為民害其勢然也欲興東南地利者治田之後即宜講求治水之法而治水之要其說亦有三焉一曰開決三江故道以泄震澤之水二曰浚治諸浦以泄江湖之水三曰疏導涇港以泄田中之水三者備而東南之水庶乎其不為患矣何謂開決三江故道三江之跡考究已悉語在三江考中然自令觀之太湖東入淞江出吳江長橋自宋已前湖水入江江流

入海未有隄障也慶厯間築挽路建長橋以便公私漕運而江流始噎湖水始壅蘇文忠公嘗進狀言其利害單鍰水利書議欲鑿吳江岸為木橋千柱所以通江湖其言善矣自後屢有開浚皆為民利我朝夏忠靖公侍郎徐公常倣其說而行之已有成效然今之議者猶蹈襲前說復以湖水東流不快必欲決長橋以通淞江是泥古而不知今知彼而不知此也蓋長橋之水今不為不通而所以為東吳之害者則在

于下流入海之處一有不通積水泛溢乃為沴耳初  
不係於長橋也若復決去長橋使湖流浩至而入海  
之處又去不疾則吳江崑山常熟三縣之地皆為深  
淵矣此淞江不可盡決利害甚明也東江舊跡在大  
泖西北為爛路港澱湖西有急水港白蜆江皆東江  
之西段也澱湖之東有出水港斜漚口汊港口小漕  
港大漚口小漚口通潮水往來潮退則引湖水下大  
漕大盈等浦入青龍蟠龍江而出海皆東江之東段



也今諸港皆淺狹壅遏不通潮汐而東江入海之處  
遂塞東南風水回太湖則湖州諸縣皆泛溢西北風  
太湖水下澱山泖湖則崑山常熟吳江淞江等處泛  
溢是皆東江不通之害也今之言東江所以塞而不  
通者大率歸咎於黃浦奪權海塘障遏而不知江之  
通塞亦自有時黃浦海塘未必能為東江害也或以  
為東江既塞而澱湖之水由千墩等浦北入於淞江  
殊不知澱湖之水自屬東江其北入於吳淞江者但

支流耳遂以為可泄澱湖之水者非也苟能尋東江之舊而疏治之使澱湖所受之水皆得達於東南以入海則松江可通而數百年之害可去萬世之利可興神禹之功可績矣其吳淞江自龐山湖北經大姚浦又北折而東過崑山南九里又東過嘉定由淞江東口入海其間屢經開濬東自顧浦西至界浦一百餘里宋嘉祐間所開謂之新江元大德間都水任仁發開吳淞江西自上海縣界吳淞舊江東抵嘉定石

橋洪邇迤入海三十八里至我朝永樂中夏忠靖公  
治水東南以為夏駕浦抵上海縣南滄浦口可百三  
十餘里潮沙漲塞已成平陸難以施工乃濬崑山之  
夏駕浦新洋江嘉定之顧浦安亭浦北貫吳塘皆入  
於劉家港以入海此蓋由吳淞江中塞故北通劉家  
港入海也正統間周文襄公濬顧浦以通吳淞江入  
海天順間都御史崔公濬吳淞江自夏駕口東至白  
鶴江卞家渡莊家涇出舊江共一萬三千七百餘丈

成化間都御史畢公復崔公之功嘉靖改元尚書李公復開吳淞江及夏駕等浦而入海之道皆通迄於今十有餘年渾潮往來沙漲漸積江流漸狹失令不治將復壅塞工愈難而害愈深矣是宜沿江相度於兩岸沙漲之所及時挑濬開通則震澤之水有所歸宿而不為害矣三江利害大畧如此何謂濬治諸浦吳郡之地北枕楊子江東通大海西控太湖南襟三江水之發源則自太湖東注三江以入海又其支流

北達楊子江以入海故古人於東北沿江海之所濬  
三十六浦以分三江之勢使同歸於海其常熟之浦  
二十有四黃泗浦奚浦西成浦東成浦水門浦崔浦  
耿涇浦魚潭浦鄔溝浦唐浦高浦金涇浦石幢浦陸  
河浦北浦甘草浦千步涇司馬涇金涇錢涇黃鶯漕  
白茆港福山港許浦崑山之浦十有二掘浦下張浦  
七鴉浦茜涇浦楊林浦六鶴浦顧涇浦川沙浦五岳  
浦蔡浦浪港浦瓦浦弘治間割崑山常熟東北境置

太倉州而三十六浦今半屬之太倉矣自宋元以來  
屢議開濬或二三而止未有能盡復其舊者今三十  
六浦之中入海者惟茜涇七鴉白茆楊林為最大入  
楊子江者惟福山許浦為最大永樂中夏忠靖公開  
濬白茆景泰中侍郎李公敏繼之弘治中侍郎徐公  
貫又繼之且決白魚洪鮎魚口以入海踰三十年是  
為嘉靖改元尚書李公充嗣復大濬白茆以泄昆承  
諸湖之水起自常熟東倉抵鮎魚口湖漕橫瀝姚浜

灣直抵海口九十餘里當時郎中林文沛任其事其所經畫最為周悉弘治九年主事姚文灝開七鴉港東通七浦塘以洩陽城諸湖之水並為民利楊林塘東北入海往往淤塞不時開濬其餘諸浦或通或塞故道悉存苟能相度其跡審究其宜次第舉行以時開濬則郡中東北之水皆北入於江東入於海矣今白茆濬後已經十餘年通達無阻為利甚溥然當江海潮汐之衝未免沙漲積累之患所以防之於未然

以為經久之規者正今日之所宜講也又七浦塘迤  
東木梳灣今皆淤漲淺狹而直塘兩岸向所開闢者  
亦已壅閼則陽城諸湖之水七鴉漸有所窒碍恐復  
經歲不修則為患不小而施工亦大愈久愈難矣所以  
治水於萌蘖使不遺斧柯之力者尤今日之所宜急  
也吳淞江之南有大浦三十六條東自北平浦破江  
浦艾祈浦顧會浦養蠶浦大盈浦南澥浦梁紇浦石  
臼浦分桑浦趙屯浦內勲浦石浦道褐浦蕭市浦金



竈浦千墩浦注浦張潭浦棠梨浦同丘浦諸天浦張  
浦帆歸浦冉直浦甫里浦渡頭浦東齊浦剝刀浦界  
浦浮高浦順德浦大姚浦破墩浦盞頭浦吳淞之北  
有大浦三十二條東自顧浦安亭浦徐公浦北解浦  
瓦浦三林浦顧幕浦金城浦木瓜浦夏駕浦旃浦廣  
浦社城浦新洋江馬仁浦小虞浦大虞浦尤涇浦梁  
里浦華翔浦心瀆浦樂浦薛莊浦黃瀆浦真義浦界  
浦下里浦戴墟浦上顧浦青丘浦奉里浦任浦其在

江之南者則西受陳湖等水南受澱山湖諸水以入  
吳淞江而達於海其在江之北者則西受陽城湖諸  
水橫絕至和塘以入吳淞江而達於海自新洋夏駕  
以東則反納吳淞江之水以東北趨於劉家港而入  
海吳淞江迤東入海之口江之南有朱墅浦淮浦華  
漕浦赤鴈浦西舊浦周涇儼倘浦盤龍浦小許浦魚  
浦新涇西盧浦大盧浦上海浦南滄浦古江青浦戴  
家浜張家浜一十九條皆南通上海華亭縣界江之

北有桑浦西黃渡浦裴涇東黃渡浦陸皎浦何浦上  
棧浦李豎浦封家浜新華浦石橋浜上槎浦中槎浦  
下槎浦桃樹浦大場浦趙浦西彭越浦東彭越浦唐  
莊浦坊浜江灣浦二十二條皆北通嘉定縣界然皆  
近海潮汐往來易於漲塞其江之中段諸浦在崑山  
縣境者西至華翔舟直潮之所至沙漲為患廣者曰  
狹深者曰淺若小虞浦在昔最為深闊而今亦漸淺  
狹矣夏駕道褐木瓜等浦屢濬屢塞其木瓜夏駕嘉

靖初開濬之後水尚通利而道褐漸淤塞惟千墩一浦南通澱山湖最為關要浦極深闊與夏駕新洋南北相望水勢相入屢經開濬皆為民利今宜沿江相度各浦之通塞濬其淤塞使湖之水必趨於江而江之水得入於海則郡中東南之水定矣又至和塘一名崑山塘西自郡城東抵崑山七十里繞城而東合新洋江經太倉城南入劉家港下海蓋上流自郡城南北諸水發源於太湖塘之北有大浦十九條則

受陽城諸湖之水塘之南有大浦十九條則受沙湖  
及吐納吳淞諸水其東流赴海之勢最為迅駛東南  
洩水之要道不下於三江諸浦者也今新洋江之東  
至太倉三十里雖近海通潮皆深闊未足為患其崑  
城之東環而西至真義浦二十餘里沙漲亦漸積而  
塘亦漸淺狹矣若是者並宜沿塘相視以疏決壅滯  
則郡東之水皆入於海而不為害矣或謂古人以開  
浦置閘為第一義入海諸浦皆宜置閘隨潮啓閉蓋

謂江海之潮日夕兩至早潮方退幾至浦口則晚潮復上海水渾沙迎潮復還湍洩往來何緣減退沙漲出入難免淤積令置閘必於近江海三五里之地潮來則閉閘以障渾潮雖閘外淤積地里不遠易於濬治潮退則開閘以決水入海如是則沙漲不得入閘而浦無壅塞之患江湖之水常流而永無阻滯之虞置閘之利如此宋趙霖體究治水利害狀言之詳矣然閘之廢已久而建置興修為費不貲工力未易縱

使盡建而不設官以守之雖有閘夫皆村氓執役漫  
無管轄朝夕啓閉豈能及時猶無閘也雖或設官而  
好逸憚勞因循廢事猶無官也則閘之設不能利民  
而反為害矣又夏秋之間霖雨暴漲江湖泛溢雖大  
浦通流尚慮不速閘口窄狹水去甚遲為害滋大是  
則閘之所以廢而難復者有由然矣嘉靖二年郎中  
林文沛曾於夏駕浦口並置二閘欲以障閉渾潮意  
亦善矣而典守無官啓閉失時加以江流海潮往來

衝擊三四年間遂以傾圮自後吳下被水論者且歸咎於閘以為障遏江流去水不疾則置閘之說未易輕議也苟能濬治沿江海諸浦以時修葺則亦何患乎水之為民害哉何謂疏導涇港蓋圩田四圍皆涇港環繞或傍江湖或傍浦塘曰涇港者論其槩也涇港之設有公有私公則並通舟楫分利水道旱則引其水以溉田潦則決田之水以入涇港泄諸江湖浦塘使歸於海其利於農田最為近理切要所宜舉行



而不可忽者也圩田之中有洪池涇港之類不係舟楫往來水道出入必由之所既皆壩堰使水不侵田語在治田考中其諸緊要圍田水道通行開濬使稍深濶即取其所開之土以修岸塍以固基本夫如是則田間之積水可畎引於涇港涇港通流可散灌於浦塘浦塘決水可疾趨於江海大小相資首尾相貫又何水之足患乎夫吳郡之水皆源於震澤西通荆溪荆溪之上溧陽有五堰以節宣歙金陵九陽江之

衆水使不入于震澤而北趨於蕪湖五堰之廢已久  
今衆水皆東入震澤矣宜興之西有夾苧千瀆所以  
洩長蕩湖東入太湖泄太湖入大吳等瀆由常州運  
河北偏十四瀆斗門北下江陰入江今十四瀆存者  
無幾若常之孟子河即孟瀆無錫之高橋即五瀉堰  
水猶北入於江但諸瀆有通有塞未有能究其利若  
宋進士單錡所論耳今於吳郡之東既通濬江浦以  
決東流之勢於常州復修十四斗門以管水入江開

夾苧復五堰以節西來之衆水則震澤之水深蓄安  
流凝然底定其出也灌溉農田足為民利其溢也分  
流江海不為民災而全吳數郡皆無患矣大抵吳郡  
之水譬諸一人之身五堰則首也荆溪則咽喉也震  
澤則胸腹也三江則腸胃也浦港涇瀆則脈絡衆竅  
也腸胃壅塞脈絡衆竅不通而咽喉之入不節將見  
胸腹漲溢支體浸淫死亡可立待矣水失其治能為  
民害若此為人上者可不思所以去害興利為東南

保障計乎

松江張汝弼治水議

曰松江澤國水利為重而其水道之要者則吳淞江也黃浦也吳淞江一道范文正蘇文忠論之已詳任仁發輩推之已悉然當時惟患墊溺而詳於疏導之方不慮旱暵未及節蓄之策非慮不及此方是時黃浦未開有墊溺而無旱暵耳黃浦之開則自永樂四年葉錢塘發之夏忠靖成之其利甚大去年水潦聞父

老言較之永樂三年之水今年尚少三四尺然永樂三年以連雨十日而大潦去年連雨月餘而潦何昔之水反多今之水反少耶蓋昔黃浦未開洩水之道隘今以黃浦既通而洩水之道徑耳使黃浦不開則月餘之雨當何如耶此黃浦之大利不在吳淞江下矣然水勢急於此則緩於彼黃浦潮勢奔激衝鬪兩岸洩水益徑則松江潮勢平緩停注淤泥洩水日隘故黃浦之闊漸倍於舊吳淞江狹處僅若溝渠矣淞

江限於低鄉之東北洩水隘則益低鄉之潦黃浦界於高鄉之西北洩水徑則益高鄉之旱兩鄉異宜罕遇全熟或一歲之間一郡之內旱澇俱見有司欲以上請實難為辭未免舉一廢一民之怨望亦不恤也此皆天時地勢之使然久晴必有久雨久雨必有久晴陰陽運化天道之自然也惟在乎因其地勢之高下疏導節蓄以應之耳節蓄之方當於出浦河口之內避潮衝激之所運石置閘遇農月水少委人司之

以時啓閉則高鄉潮汐可到積水不洩而少旱矣閒  
時則收藏閘版無阻行舟則欲倚閘漁利者何由而  
施之哉此節蓄以利高鄉也疏導之方當於江中甚  
隘之處則疏之蒲葦梗咽則芟之益其水勢既緩多  
由蒲葦梗咽漸至於塞尋尺不除遂成隄岸時加巡  
視使之流駛則故道不廢洩水斯便而少潦矣其泥  
沙湧動隨掘隨漲者若大興工費亦何益哉此疏導  
以利低鄉也然低鄉田圩不修水亦不能自退高鄉

之河渠不濬水亦不能逆上故有司每歲修濬但一  
法百弊徒勞少功而濬河之弊為尤甚焉其初報數  
則曰某河若干某河若干及其興工止濬一河或十  
數里或五七里而已泥深四五鍾或止挑一鍾二鍾  
而已或推其高磧填其深窪而已其功將畢即時星  
散堰水之壩仍留在河有司臨視或指一河為二河  
或指某河為某河新水既漫孰測其淺孰見其壩址  
名曰濬河河不加深徒增諸壩以阻水耳鄉人所謂



竹節壩者是也況點夫雖多得賂即放實下手者能  
幾人哉若田圩則高出水上可望而知水患常不測  
而至民亦不敢因循故其弊頗少此特有司之未知  
知而防之直易易耳雖然地方廣遠必得專官提督  
若委官暫至不能時巡不熟地利多為所罔且疏導  
江流苟非專官豈能時巡故宋置農田水利使元置  
都水庸田使都水監等官亦不得已也舉事易得人  
難慎擇其人則利無不興弊無不革矣

水則

益州記曰李冰穿蜀江立離堆導雙流鑿石為水則通  
灌注之利蜀人賴之今按其制樹石燈旁以尺畫之  
凡十有二司於候吏水取足用而止過則洩入支渠  
用以資漕漑而利舟筏三吳稱東南水國歲值淫霖  
田疇半沒漕餉急矣而槩以災告至莫可驗問往水  
利使仿離堆之制令濱湖屬邑各立石為則如吳江  
則置二石於垂虹亭兩顏下各為七畫以下一畫為

平水之衡水至二畫則最低田沒至三畫則稍低田  
沒至四畫則下中田沒五則沒上中田過六與七則  
高下田盡沒矣如某年水至某畫為災即於本畫刻  
曰某年水至此以是為準則官有信驗而告災之民  
亦無從虛冒也此水政之大者故附碑式於左

水則碑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月	正 月 二 月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右石碑二面分置左右為上下半年每牌分為六月每月之下分三旬令候水者於每旬水勢漲落至某則以實報官其有過則為災者刻之如前法俾長民者因為捍患之圖其碑蓋每年一換云

附議

松江府生員張內蘊水利議

江南水利瀦蓄於太湖太湖宣洩取道於吳淞江吳淞西連太湖東通大海海日兩潮渾沙易積太湖之水

注江達海晝夜不息力能衝散潮沙漢唐以來吳江  
未築長堤湖水無阻沙不積聚江水常深吳中自來  
無水患迨宋慶厯間以淞江風濤多敗漕舟遂築吳  
江長堤橫絕江流五六十里雖有橋梁石竇瀉水終  
是抑遏阻滯而江流之紆緩始不足以敵渾潮之倒  
注而吳之水患始於此矣宋人設法經理既立水軍  
三四千人以為撈淺之用另設官田米三千石以為  
經費之需吳江知縣職銜帶提督湖塘河渠縣尉職

銜帶巡視湖塘河渠如遇水路淺隘橋道傾頽本縣  
徑自支米應用即時修理賴此僅保無虞由此言之  
太湖諸口只宜常通不宜畧塞水利職員只宜特設  
不宜兼官前元不知遠畧軍散營廢官田米歸之朝  
廷所惜者止於三千石卒之湖口湮塞無官督治貽  
害三州六郡之民不知幾倍我朝列聖留心農政各  
處設有水利僉事各府州縣設有治農佐貳等官亦  
既勤矣又恐遷轉不常虛文塞責故又時遣大臣經



理承平日久成法漸弛馴至水口堙塞年復一年沿江占據成田日甚一日湖流愈加隔絕江水不復流通非惟通潮去處無復能衝散潮沙即以湖水發源處所亦往往停滯渾泥漲灘一望極目沿至嘉靖二十年以後吳淞江日就湮塞而吳之水患始不可復救矣太湖汎溢洩放無門低鄉田畝方患全淹沿江高仰之區則又不能引潮灌溉荒棄田地萬萬畝虧損錢糧萬萬石即令江道西自慢水港口東距徐公

浦口四十餘里幾成平陸至於太湖洩水諸口如吳江之長橋長洲之寶帶橋沿塘三十六座橋道及一百三十餘處洩水石竇內中多有浮泥浮穢漲塞者所當急為相視急為疏濬者也此須動支官銀或起集官夫非止一勞永逸實為正本清源然此特其大綱耳非其節目也求其節目之最急者則又在乎河渠堤岸之交修蓋河渠者蓄水以資灌溉堤岸者禦水不得入民田古者河渠深廣堤岸高厚非止為治田

之計正欲約束水道使江之水常高於海浦之水常  
高於江湖之水又常高於浦蓋順其就下之性引而  
導之然後湖之水自入於浦浦之水自入於江江之  
水自入於海沙不阻塞旱潦皆宜國計民生永永有  
賴苟無隄防以約束水道則散溢妄行悉假低田以  
為容受之地矣欲藉其建瓴之勢以蕩滌潮沙胡可  
得哉夫有田無岸水平入之一年墮工前功盡棄一  
家墮工諸家之功盡棄則河渠隄岸之役每歲當舉

此工不繼安用開江為哉夫以河渠隄岨之關緊甚  
急者民間反忽而慢之皆因水利官雜委兼攝未暇  
專心巡視之故其不曾巡視又皆因未有特設憲臣  
提督之故蓋上司之賞罰不行於水利衙門則水利  
衙門之賞罰不行於塘長等役上下相蒙因循苟簡  
若此不已其害不獨在於民生而且移之國計矣然  
則方今救時之急務舍水利之外奚以哉水利之急  
務舍堤岨河渠開江之外又奚以哉夫治水天下之

大事也而足國裕民全在乎此又天下之大功也任天下之大事以成天下之大功非有天下之大智秉匡時之大忠者其孰能與於此

又

凡水勢聚則力專而流迅散則力分而勢緩故渾潮倒注之處宜於分而江流順行之處則又宜於聚殆不可以一槩論也古者河渠深廣堤岸高厚非止為治田之計正欲駕水歸海使渾潮永不積聚江可常通

耳以故近江高仰之地常要多濬枝河而通江近水  
低田須要堅築隄岝何則渾潮出沒必由海口入江  
方其潮來之時有此支河可以分其脈絡而殺其洶  
湧之勢潮退之時有此支河則百川衆流並瀉入江  
方能併力衝散潮沙故欲江之常通莫先於兼濬傍  
江之支河者此一策也水鄉低田賴其隄岸高厚方  
可攔截水勢使之盡入於江不得散溢妄行江流乃  
可迅速若隄岸單薄不行修築則浩渺無涯之水悉

從無岸低田散入水勢愈加紆緩安望其滌去渾沙  
故欲江之常通尤莫先於急修隄岸者此又一策也  
若其上源要害尤在太湖洩水諸口現今沿湖諸口  
悉被民間圍裹成田築為蘆埂茭蕩水脈全然不通  
吳淞江夷為平陸實由於此應委風裁有司備查沿  
湖通江洩水諸口及石竇古跡港汊凡有淺隘漲塞  
工程重大官為措置工程小者著各專利豪家自備  
人夫悉從自己田限所對橋門石竇通行開濬不如

式者罰追歷年花利以備河工之用而防里胥因而索詐擾民其水利官分地程功定勸課為殿最另再查照銀渚東壩禁約事例題請嚴為禁約夫旱地有支河則海潮倒注之處常分而不聚水田有堤岸則江流順行之處常聚而不分沿湖洩水口子又有屬禁而時常修濬則上源之宣洩益無阻滯三策並行雖有渾潮決不能深入縱有沙泥停蓄江流隨輒滌去如此則吳淞江可以常通太湖積水可以常洩吳



中可以永無水患

又

為政有體操得其柄則已不勞而事畢舉功在萬世矣  
今欲興修水政垂惠三吳不須別項勞神祇須採集  
衆議立為成規以傳示永久如旱鄉支河限定每年  
一開幹河則五年一開低鄉圍浜限定每年一築界  
岸則三年一築剋定程期永為遵守一家之工役不  
完責在業戶一圩之工役不完責在圩甲一圖之工

役不完責在該年總甲一區之工役不完責在塘長  
一縣之圍岸界畝支河幹河俱不及期修濬責在水  
利官水利官自十一月起至二三月止並不許雜委  
亦不許取具糧塘里老結狀一紙以塞責須令出舍  
鄉鎮巡行阡陌問其疾苦省其勤惰相其原隰酌其  
淺深高下孰為利所當興害所當除各處荒棄田地  
用何調度方可轉荒為熟凡切於民生國計通要留  
心經理申詳酌處雖上司或有別委掌印官不必關

牒本官徑自另議一員申請朦朧不行申請致令雜  
管他事墮悞水利大政責在掌印官水利官怠惰偷  
安不為出舍巡行責在該府水利廳該府水利廳不  
嚴加督察不按季臨視其責亦有所歸大約巡視一  
年二年圩岸可成巡視三年四年溝洫可深巡視五  
年六年浦瀆可通巡視七年八年三江可入十年之  
外流民可以盡歸荒田可以悉治戶口漸饒國計日  
裕矣

按渾潮內注雖自海之東北而來然三江之內幸  
不聞鹹潮之為害者則以崇明沙一帶橫截海中  
足為障蔽迤北揚子江吞吐萬流直衝入海適當  
崇明沙之內畔故凡此返注之潮仍是長江之去  
水復還所以鹹淡不甚相遠灌田俱可無虞自是  
而南若川沙若南匯所若柘林青村金山衛等處  
凡屬松江地方則純是鹹潮矣竊攷東江入海故  
道當在亭林閘港間此其洩放泖湖之水雖似切

近然勾引鹹潮入內為患則害亦非細古人塞斷  
東江海口未為無意後人尋究東江入海故道欲  
從金山衛側近開濬廬瀝小官浦以便宣洩者不  
知鹹潮入內損壞苗田又將何以禦之甚哉其說  
之不可行也

委查崑山嘉定荒田揭

周大韶

其畧曰積荒田土惟崑山之十二十三保嘉定之十六  
十七都為尤甚究其所以始由水利不通加以積逋

為累小民無所控訴故相率而去以為緩死之計耳  
茲欲區處流民使之歸壑其說有五一日減重賦蓋  
此處地廣人稀糧多租少不足以償所出當役者往  
往問罪破家故不得已而為之逃亡今雖不能如周  
文襄稱地之賦亦當於三斗三升之內量減一斗或  
八升而又輕其徭役免其重派則斯民莫不樂歸而  
願耕故土矣二曰開河渠蓋此地高阜太甚溝洫難  
通一澇則積水為害一旱則車戽無資賦負民逃皆

由於此但今吳淞江雖開而內河如徐公浦瓦浦顧  
浦鷄鳴塘等處尚多淤塞所通者亦不滿二三尺豈  
能灌漑伏望將此數條大幹河動支官銀開濬以此  
墾荒荒可熟矣三曰復輕齎蓋此地土產綿布紡織  
為活昔周文襄將本縣官布一匹作米八斗儘派本  
區找納折銀民賴輕省之惠近令悉徵銀貯庫另點  
解戶別處收買夫土產之物棄而不用反要易銀輸  
納官府收銀復又託人收買濫惡侵剋反滋弊端伏

乞查照前例派納本布不惟錢糧易完侵尅之弊亦可革矣四曰寬宿逋蓋此地逃民每年拖欠錢糧家產蕩盡難以清楚上畏官府刑法下為里胥追求只得逃去他鄉苟全性命伏望將此積荒宿逋悉行停止或設法處補招徠之術孰有踰於此哉五曰核荒數蓋踏勘荒田奸弊易作伏望差委廉能官一員親臨踏勘眼同彼處公正人役挨址挨段逐一丈量明白并查人戶現在逃亡造冊申報以憑酌處庶真偽



不消荒田既有定額則移熟作荒之弊自無所容矣  
此外又當查新漲以補坍荒稽縣總大獎以補減額  
禁告變賣以撫安居民之流離禁告回贖以鼓舞佃  
戶之開墾此皆荒政之所宜先者也

吳江縣蕩價揭

周大韶

其畧曰今之議塗田者僉謂享利甚厚價值甚高故加  
其賦也重其價使入於官亦可也殊不知享利厚由  
於天時晴霽耳靈潦一加率多滄沒價值高由於稅

糧輕省耳賦額一重誰肯承當故今區處塗田竊以  
為加其賦不若清查舊佃冊籍使糧之顆粒皆有歸  
著重其價使入於官不若加意於丈量之際使田之  
隱漏一無所容況今議價入官不為急濟河工之用  
與其議多而難不若減少而易與其盡法而得虛名  
不若量情而收實用為今計者合行委官將此新漲  
舊漲塗田排字定圩挨坵編號通行大步盡數報官  
除荒蕩交蕩另議外其餘熟田列為上中下三等逐

一註明于冊聽候覆勘上等熟田兼種菜麥每畝徵銀六錢或七錢中等熟田止種稻禾難種菜麥每畝徵銀三錢或四錢下等熟田雖種稻禾亦難保其常稔每畝徵銀二錢于稅糧則隨其所納以為定額永不加增茭蕩荒田則并其田之價銀亦通行免派以示寬恤惟有不經告佃私墾成田栽種稻禾者免其追花問罪每畝罰銀一兩至於水閘橋棚查其有礙于水利者拆之可也如無礙于水利者存之可也或

每丈納銀一錢二錢亦無不可如此則既不輕縱之而示之以法亦不重苦之而權之以情是雖價從輕減在民間不無遺利也

吳江縣河工議

周大韶

其畧曰竊惟水利之所需者莫急於財力財力之所賴者莫大於塗田塗田之最多者莫過於吳江計田徵銀計夫給食人皆謂河工之費可取辦於吳江矣而卒大繆不然者韶反覆思維惟以俯順人情姑聽貧

民自用其力為從長之計蓋以吳江之貧民就開吳江之河道其便有九鞭扑不施而夫之所在即銀之所在其便一也田多價多者即為之長不必另報夫頭以生事端其便二也雖用其力實以勾銷其應納之銀仍用銀名色取具領狀在官事干錢糧易於責成其便三也上無出納給散之勞止須臨視課功其便四也下無守候領支之苦而工食盡足毫無掛欠其便五也各食其食即各居其居夫厥不必蓋造其

便六也檣笆竹木富家各願自備工完各自領回無煩官府措辦其便七也況令貧民盡收是國家不費一粟兼寓救荒之意其便八也河工取諸其力省出一粟一布皆易銀以供正額民得存生其便九也夫天下之可患者止為有銀而無夫耳一用貧民遂可以不勞而集事較之始焉追呼拘迫以責民之所無既而曠日持久散而聚聚而復散以求濟乃事者相去不亦遠哉然欲得民之財當先服其心而欲服民

之心其策有三一曰預給憲票以絕加賦之疑夫塗  
田納價本為糧輕許以糧輕而無憑據何以示信今  
當刊布帖文示以納價之後聽其永為世業永不加  
賦先領該縣用印候具領狀之日戶給一紙以散動  
其心俟其工完之日仍復送縣類解請給憲印以民  
之力治民之田以永遠之輕科易現今之實用大令  
一布翕然歡騰鼓舞民心此一策也二曰候查低荒  
以杜混徵之累夫低田年常湮沒九年三熟錢糧累

賠此田俱屬貧民大戶絕無較之湖口塗田利厚糧輕者大不相侔者民混報蓋亦有之槩行徵價既以不可即與開豁人將效尤合行出示如有此等許具區圖圩號步口開報聽候弔取先年丈田經緯冊覆查生情告擾希求漏價者盡法重處通計冊內混報十中不過一二所議之價當必在於下田得賜準查價之所蠲雖甚不多恩之所及則非小補鼓舞民心此二策也三曰明立限期以紓併徵之憂夫塗田價



銀鄉宦動經千兩富戶百兩或數十兩塗田銀如此則正賦可知一時併征勢難兩辦合無將蕩銀明立程期定限今年先完一半明年通完庶幾數少則民易於供辦官易於比徵鼓舞人心此三策也以此三策出示曉諭民雖疲瘵自當感激奮勵一坐而籌吳江之河工可以指日計矣

委勘橫塘橫泖河工揭

把總陳王道

呈為俯察輿情以興水利以救荒民事切聞樹藝者久

早必思甘霖行旅者一雨便愁泥淖人情不一古今  
同然蒙臺命道探量橫塘之淺深與酌計車水工夫  
之難易沿途探視因而咨訪土人熟得其情敢為臺  
下陳之勘得青浦縣有大塘橫貫其東者名曰橫泖  
自東門起至北幹山前共長一十八里河身濶約十  
丈深處水見六七尺淺者不減五尺兩邊田形極低  
禾苗俱先栽插民間此塘亦在開濬之數無不咸容  
皆言此處低鄉所患者水潦之為災所急者圩岸之

為重蒙縣躬行督率縱橫經緯岝峿俱已修築餘無別慮艷然之意從可知矣自此幹山前以至陸家墳兩邊田地頗高近河稍見成熟內多蘆蕩河水較亦漸淺通只有四尺上下其民僉謂此塘為一鄉灌溉之資遇旱不通舟楫甚樂開濬但因此處田圩廣大內少支河以致荒棄皆成草萊近塘田禾新插若壩截日久不免枯槁耳喜此塘之開又悲興工之晚也至于地名樓下以至張幹山寺直出橫塘東口共長

一十二里河身之闊狹不齊而水流如線深者不過三尺淺者只二尺矣即令雨多水漲舟尚難行況兩岸所植不過花豆其分段車水工夫亦甚簡易民情願開急於水火有如大旱之望虹霓矣因得民情之同異如此而竊為斟酌其宜焉則知橫塘之工乃樹藝者之思霖也橫泖之工尤行旅者之厭雨也合無以橫泖之役記工秋成橫塘之役刻期興事然修浚之政不能不動衆而病農若以利害之大小較之豈

因一時之未便而頓忘久大之利耶況利之所在人必趨之給民工食為民開河興利救荒一舉兩得法令可以齊民至誠足以動物府佐董事提調有方縣令親民撫字素著此役雖曰違時然以諄諄曉諭之明切民知趨事無不樂從其管工員役能如上海縣主簿某董築寶城海塘二役夙興夜寐身必先之雖在赤日暴雨之時不離工所故夫役不得早散民甚感激遂竣其功此又在事者所當知悉以分臺下攷

孜孜汲汲之憂勤可也因條揭其宜伏候裁奪

再論開挑河道勿以工鉅而致詳勿以工小而致忽必  
須如浚吳淞白茆二江分段作壩逐段車戽其段數  
不必拘定長短俱於有支河去處分作一段隨其長  
短以派車工以分夫役夜則車戽日則挑掘作速完  
工以便農作如短浜不通外河者不可車入積滿以  
致崩漏妨工近如瓦浦之鑿不可無慮也

委勘太倉州水利揭

陳王道

考得太倉州水源自吳淞江引太湖之水從新洋江而  
來北與至和塘引郡東諸湖之水兩相會合遶太倉  
州城之外以入劉家河而入海言其形勢抱若天虹  
環如腰帶即堪輿家所謂之員暈是也言其方位南  
鹽鐵在巽咸虞涇在丙應岡門在丁北鹽鐵在亥至  
和塘從庚而入橫貫城中所謂催官得六秀之水是  
也形勢環抱以故英才繼發甲第相仍官祿峻要財  
賦充腴為東南重鎮良由此也然以所轄之地言之

西遠諸湖東濱大海其鄉高阜地接岡身厥土沙磽  
田少畎澮是以每遇雨暘愆期澇則洩放無門旱則  
灌溉無恃以故民多逐末雖有樹藝亦皆花豆焉耳  
今幸臺下興修水利萬姓懽呼引領以動來蘇之望  
然其濱海之地每多堽身以致積土如山者皆緣海  
潮錯入渾沙填淤屢經開浚而漸積以成若不為區  
畫使河水常濁潮沙之淀年浚年加究其所竟寧不  
為夾岡之勢乎故民田之灌溉必藉海潮大汛方可



車引蔭養田禾一遇小汎雖有河渠涓滴無入束手  
待焉故古人開二十四浦于常熟開十二浦于太倉  
為沿海洩放澇水之計固為救災之急務意善功著  
矣然以三十六浦論之如三丈福山奚浦許浦白茆  
七浦楊林吳川鹽鐵橫瀝諸塘之外餘如大錢鐺脚  
雙鳴鹿鳴六尺東楊林大舍桃源涇之類雜引潮沙  
內多淤壅者雖有形存欲假之以洩放湖水之溢殆  
非所賴也蓋陽城昆尚諸湖之水必由白茆七浦楊

林湖川等塘而洩入於海計其經行之路各七八十里行至近海之處其涓涓趨赴之勢孰能禦之乃開三十六浦以分洩焉不於湖口多開以殺其怒乃於海岸多鑿浦港以分其流所假六浦引湖水以衝滌三十浦之潮汐其多寡強弱灼然可知若開三十六浦于上流則湖水併入白茆七浦等塘則湖水強而潮水弱湖水不患其不洩而六浦日以深今開三十六浦於下流則海潮亦互入於白茆七浦等塘湖水

少而海水多故六浦不能不淤而日以塞譬諸白茆  
七浦等塘之勢井陘棧道然車不方軌騎不成列之  
兵也三十六浦之渾潮平原曠野東衝西突之寇也  
以井陘棧道之兵欲制勝於東衝西突之寇豈不難  
哉為今之計將常熟之二十四浦如白茆福山三丈  
奚浦許浦之外太倉之十二浦七浦湖川楊林經河  
之外鹽鐵橫瀝小塘子花浦北澮漕楊家浜漕頭塘  
顧堙門六尺等浦緯河之外或為市鎮之通渠或為

民運之要道必宜開濬以利往來餘如張涇洋子涇東楊林茜涇雙鳴鹿鳴浪港大錢等涇俱著民力開濬之後各於兩頭或作土壩或建閘斗以蓄清水以節渾潮不論大小潮汛使民田均得以資灌溉而於七浦湖川楊林等大塘亦無諸浦雜引潮沙以致填淤也例如華亭上海二縣之西亦有三湖四十八蕩及三泖之水其洩瀉出海之路止藉一黃浦其東入海之處未聞有三十六浦之多也更有海塘以為障

蔽故無海潮衝入而河道皆通其鄉支河若非舟楫  
必由之道俱於兩頭作壩瀦水以灌田禾并獲畜魚  
之利例可見矣此雖末見一得之愚亦博訪僉同之  
論惟臺下以旁燭之明而采芻蕘之見造無疆之利  
以宏久大之謨地方幸甚斯民幸甚

宜興西洿水利議

周大韶

該縣之水上接金壇溧陽及廣德分界山與長興張渚  
之水並會於此洿之中一從縣治前後瀉出東洿以

入太湖一從長富張師等河分入西瀾湖支流分散  
故西鄉一帶之水雖甚積雨不至久淹既又問之居  
民云西汎之水雖有大風不過少阻程途而無覆舟  
之患復詢漂陽運道云此汎每歲冬間順風駕帆頃  
刻可至數十里況漂陽從七里莊可徑出丹陽但橋  
梁低下增高數尺則不必更出常州此又至便之事  
也又至成塘橋咨土人以復河之策云北有宋瀆前  
人所開以避汎中風波之險後人趨便俱從西汎出

入畧加修濬則巨舸重載亦可無虞循至宋瀆見兩岸古堤原係舊路中間一河既深且闊獨梅春滄稍闊須當作堤成路然亦不過半里許其餘淺淤小者少事疏濬而已其道里之遠近亦與汎相當縱迂遠亦不過一里於各支河上橫佈木橋則至成塘率皆緯路每河置橋不過八九條無甚巨費不知當時委勘府縣官何不訪其舊跡以圖便易假使臺下見之必將樂其功之易成而亟圖之矣議者又欲近汎蘆

灘草岬民田開進一河算來該開畝數約二百有餘  
價銀與所費樁木不相上下無山塹廬墓所阻兩岬  
豎土可免波浪衝激況實地用功民易為力但工計  
繁劇姑置之後著可也即今蘆洲與無灘者尚皆水  
淹不知冬水落否否則車戽甚難與其重費以圖其  
難孰若省費以圖其易且可以禦風波可以避盜賊  
可以過糧運可以便商賈而百世永利矣

一論治水有古今之異宜



蓋水之在天地間每隨氣候以為盈虛猶人之鼻息然也古今言水患者必先於吳江及歸咎於長橋輓路也然考之宋元以來其變遷之故有不盡然者蓋輓路築于宋慶厯八年長橋建於元泰定元年宋時邾喬言曰禹以三江決震澤之水今之二江已絕惟吳淞一江猶存元時任仁發復曰三江引太湖之水以入於海二江俱塞僅有吳淞江存焉則自宋迄元雖有輓路長橋而吳淞江固無恙也其二江之本源不

假于吳江以爲咽喉初無輓路長橋之阻已先亡之  
矣後因江流湍急激成大滙路漸迂遠民罹水患後  
人乃開新洋夏駕二水以洩其流而江之勢始分矣  
張士誠又北開白茆港以殺上流之勢迨至國朝而  
吳淞江乃塞今南之黃浦北之劉河即古之東江婁  
江也二江今既深闊疾流則吳淞又焉得與二江俱  
存而無恙乎猶人以一身之大其氣不能兼通於鼻  
息然也今之議者咸按昔人之言曰盡從吳江沙村

之民開而為水併鑿吳江之隄而為木橋千所然長  
橋與石隄於吳江上流之勢不能無阻若云盡徙吳  
江之民又鑿為木橋千所未必皆然且如吳江之南  
九里有阜名牛毛墩其四下即東湖乃汪洋之水也  
自嘉靖二年之後迄今成田民居之矣則湖水之盈  
涸亦自有時昔湖令田則吳江之地奚必盡徙其民  
乎又如長橋里許為硤六十有一石塘九里為橋三  
十六座由此以達太湖不過三四里之程令視其水

之流行不及十餘處橋門之内外水勢亦不甚見其  
高低湍湧雖屢經開浚而湖水不能衝滌諸橋之淤  
然則又奚必鑿為木橋千所乎則湖水本枯又可見  
矣自今言之宜於長橋之南北以及吳家港口等處  
宜相度形勢急於開浚以資其上流之源使太湖之  
水必趨於吳淞江而後已今已開矣第湖中西北風  
起吹渾泥入港至南灘又為長橋鎖住不無淀積故  
南北兩灘三五年當一撈淺也又於新洋江口之兩

岸各築短壩六丈則減十二丈之力所存者十丈而已自不足以奪吳淞江十八丈之勢使此江之水必趨於海而後已其如崑山塘之東西龍淩界牌涇陸涇等壩金鷄黃昌清水等港凡可以決陽城湖水以補婁江上流之源者盡宜疏而通之則三江之勢秩然不亂可復大禹三江之迹潦固可洩涸亦可瀦矣

一論治水有為謀之異臧

蓋治水之法必先知其來歷之源然後導其歸宿之路

其序不可亂行其功不可逆施也嘗考常州之水下  
至無錫以達蘇州自運河之水無不西南行以注於  
太湖直至胥口方引太湖之水由橫塘以出胥門城  
濠自蘇州以至無錫常州未聞有出太湖之水也惟  
運河以東之水入太湖不迭者乃東下長蕩鵝肫等  
蕩而分瀦為陽城等湖故自婁門以達崑山城由陽  
城湖而南皆出塘之水未聞有水自太湖北入於婁  
門塘下注於陽城昆尚諸湖而洩入於江也此其跡

之顯然有不可誣者然此沿江諸浦所洩者乃不及入太湖之水謂之殺其上流之怒而分太湖之勢可也何論者咸謂震澤之水北注於陽城昆尚諸湖指福山許浦等塘為震澤之尾閘齒涇諸浦為震澤之後門乃謂後三十六浦以洩太湖之水同歸於海然則以三江為震澤之咽喉乎為震澤之胃腹乎此不經考索之故也宋時黃震亦嘗論及之曰昔人開齒涇諸浦亦主一時一方之利而然今閘浦盡廢而海

沙壅塞為患又前日之所無觀此可見矣又如沿海一帶地形頗高於內田而湖水因之不能急洩故呼為壩身然開三十六浦之後沿河積土高出丈外而腹內之田旱則無路引水以為灌溉之資潦則無門出水以為洩放之計故沿海舊有一帶之壩身形如仰盂水不能洩人皆知之矣而三十六浦之沿河隨處皆成壩身形如圍牆田地荒棄人所不知也故邾亶言水利之六失首先及之矣又如沿江開浦本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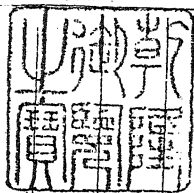
洩水之計而於浦口置閘亦欲拒絕渾潮意亦善矣然以土地之宜否理勢之非便有不然也且以一日雨至之潮其在昏夜加以疾風暴雨冰凍霜雪之時雖欲以時啓閉誰為司守况一歲之內春夏則潦水常多更且海潮洶湧閘一上板則力有不支秋冬則雨澤少降而水勢枯涸又不必有閘此人情必然之理也自常州以上地連山土脈理堅實又無潮水之交衝故可築閘以獲宣洩之利呂城孟瀆等閘是

也蘇州邊海地皆浮沙海潮湖水內外衝齧閘底樁木之處一有罅隙漸次流空而易崩損白茆七浦斜堰等閘是也故閘雖十設而九廢耳且如橋梁之有便於民者為地方之利隨壞隨修衆咸捐財以助之矣閘果有關於宣洩之具可為旱潦之資公私曷敢坐視傾頽曾無一人留心於此乎若必欲置之須於近浦實田之中開深倍於河底純用磚石不用木樁貫以灰沙築成之後仍實以土如田使無虛處積水

灰沙自然膠融年餘之後乃開通引水由閘而行將  
舊河壩作平地則閘可永久無虞又省作壩車水樁  
木之費此乃造閘之要法也其如三十六浦之中惟  
七浦白茆為最次則楊林湖川福山三丈等浦但宜  
相時開浚不可壩截餘如茜涇東楊林雙鳴鹿鳴大  
錢周涇許浦等河各於開浚之後須於兩頭作壩以  
節清水以拒渾潮旱則蓄而蓄之潦則決而放之則  
官不勞於開濬工力之艱民不病於田地拋棄之苦

實為兩便也

卷九



三吳水考卷九